

028
-3

白云深处

周 良 沛

白云深处

周良沛



责任编辑：肖 荣

封面设计：陈 琦

题 头：万强麟

白云深处

周良沛

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(昆明市书林街100号)

云南新华印刷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1/36 印张：6 字数：110,000

1981年1月第一版 1981年1月第一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116·830 定价：0.50元

目 次

1 序

白 云 深 处

- 6 夜客的芦笙
- 8 岩 帅
- 11 血 祭
- 12 冬 晨
- 14 含羞草
- 15 石 林
- 17 坟
- 21 夜行
- 23 放木
- 25 云彩深处的歌声

海 韵

- 32 神秘果
- 40 天涯海角
- 50 水 兵
- 55 云 雀

60	夜间的慢板
64	祝福海上的人们
67	希望号的沉没
77	海恋
87	起义者
96	海上法官
104	长城
109	长城与传说
113	别墅
119	贝壳
122	海鸥
124	日出

诗 与 家

128	诗
131	家
136	播种者
141	归
144	岁末
157	战士与生命
169	一件小事
176	远方归来的阿瓦人
211	后记

序

有一次，有位英国作家问我们诗人：“你们这里，也有写押韵的散文的么？”听到的，不是哑然失笑，就是陷入沉思。

文学上的现象，会因为地区、民族的不同有它相异的地方，也因为它们同是文学，也必然有许多相同的问题。语言的音乐性当然可以列为诗的特征之一，而语言的音乐性在于诗的内在的韵律、律动感，决不仅仅在于押韵。若把陈述方式的押韵作为诗的灵魂，“押韵的散文”当然奉为诗了。

诗所以成诗，我想首先是构思需要思维方式的诗情化，这点，从散文可以学到不少的东西。

老一辈的作家早就告诉我们：任何好诗都是由于它所含有的形象而永垂不朽，却绝不会由于它有好的音韵。散文的自由性，给文学的形象以表现的便利。为摆脱矫揉造作的诗风，为再现新的生活在表现上的需要，以生活的、最能表达形象的语言赋予诗以生机，让读者从中感到艺术地给人以生活本身

的魅力，从这个意义上，也就有过诗的散文美的提倡。“散文美”，既有人误解、实践为散文化，也自然有人把“诗的散文美”的提倡当作诗的散文化的罪魁。

颠倒是非，最终还不是是非的颠倒。我学写散文，正是想从中吸取诗的营养。人们称诗为“文学中的文学”，但她决不能替代其它文学样式，正如别的也不能替代她一样；而她，又是不断吸取别的文学样式之长而成为“文学中的文学”的，我们也就需要和她一样，从各方营养自己才能写诗了。

这里集成的这束散文，一部分是手上的材料更适合散文表现，或是我无能把它提炼为诗来表现而写的散文；一部分是为写诗作准备而写的散文。多少年来，我的那些分行抒写基本还是诗的素描练习。没有很好的素描功夫就画油画是自找苦吃的。而诗，需要更高的概括、凝练，就要求有扎实的素描功夫。创作上的变形，也是为了“变”得突出表述对象的特点，使它比真的更“真”。艾青同志三十年前在美术学院对他的学生讲：“若是只要你们画什么象什么，每人发部照相机就行了，学校可以关门！”

诗人要求艺术上的概括、凝练，也是更高的“真”，有时是更“虚”的东西。

“虚”，根植于实，不然，以空代“虚”，空喊空叫，空话连篇，联翩浮想，又想入非非了。

有时，我有点偏激，认为自己的诗的素描可以象散文一样写，可是，当散文需要当诗写时，就傻得不知怎么下笔了，写得没有散文应有的巧的构思，雕琢得不露斧痕的朴素，从容而潇洒的文笔……。人到中年，生命让我对艺术追求的时间不可能比过去荒废的时间多了，我还愿有点长进，对她的追求之中，艰辛、苦斗也是生命给我的快乐！

1980年4月15日于北京

白云深处



夜客的芦笙

这山中的月被风吹过来的一块云遮住了。

这幽暗的夜，山顶的草舍在听着风的呼啸。

是风在房舍的草顶吹醒那枯黄了的草？还是因为那不休的松涛？旅人不再作着思乡的梦，赶马人在吹芦笙了。这声音常常在一阵松涛中沉浮，仿佛有另一株松树被风摇动，哦，芦笙，山野中风的歌！

那马儿在山道徐缓的步子，那马群摇头时单调的铃声，那难走的漫长的路，那路边燃起的宿夜的火，那有泉水可以歇晌的树前，马儿耸动着鬃毛去饮水；哦，那大山上无尽的里程你不去想它它也追随你，当你枕在马鞍上，不去作个好梦，还唱什么？你叫我这旅人也不安了，辗转在毡子上听着……

而这带着忧郁的缠绵啊，是因为你在这里失落了爱情？那一次在这里见到的姑娘今夜再没见到？你知道她今夜为什么失约么？如今你叫这最会表达心意的芦笙也这么难于表达，只听见不安的心，在

唱着忧郁的相思啊！

而这山中的松林也曾在这里失去它的爱情？为什么也是不停地唱着……

大概那个赶回来赴约的姑娘还来不及打开她的窗户；因为夜客的芦笙还在响啊……

1957年7月21日于北戴河



岩 帅

有风，自阿佤人的竹楼抛下一曲长歌，悲壮、苍劲，一唱三叹地叙唱岩帅的故事。

岩帅，纯净的种籽，血性的汉子。

岩帅，阿佤山的鹰，是过去的阿佤部落的虎。

他，曾在山头遍插竹签，持枪佩刀，守在隘口。敌人一日数次冲锋，也动摇不了这座山峰。无奈天长日久，粮尽弹绝，求援不应。英雄困在山中，因壮志不能伸，单膝脆地，长刀举起，对天起誓，转身长叹，恨自己有辱祖先的光荣，痛洒血泪。长刀，全都血祭过，为最后决死的一战，都把竹筒的醴酒一概倾干。个个准备站着死，也不跪着生。

这时，敌人诱降无效，便从山脚放火烧林，英雄饥肠绞腹，枪膛弹空，烈火扑来，难以行动。

“天呐，你真要绝我的路么？”

他们仍持砍钝了的刀，杀将出去，有的倒毙在难以呼吸的、充满火的空气里。岩帅背着一个伙

伴，领着一群还能行动的汉子站在熊熊的火光前，现在，是别无出路了，只有冲出火海；那时，上是火，下是火，左是火，右是火，空气里都是火。爆裂的空气把衣裤都燃着了，他抱着手脚，一直滚，一直滚，穿过火，滚过火，从山腰一直滚到山脚的江里。那时，火和内心的仇恨一样，烧得他面目全非。他看到水影中一脸烧伤、变形，自己也认不得的面孔，蓦地站起来，拳头对胸狠狠一击，便捂住脸呜呜地哭起来。……

然而，他毕竟活了下来。

他，又有了一支队伍。

他，率队百战百胜，敌人胆寒。

一次，开旗便势如破竹，他长驱直入，见敌营摇起白旗，就单枪匹马准备赶上去受降。他熬了多少日月，他曾怎样的等待啊，现在胜利就这样来到他的面前了。他，心中溅起欢乐的浪花，他吼着山民豪犷的山歌，他，骄傲，他，悠然自得地策马直奔。这时，敌人埋伏四起，等他拨马回头，已经人马翻倒。马，昂首长嘶，不肯前进，他，低声求马，

“你不能救我么？你也不肯救我？”

马，回过头来。畜生也在落泪。他，只有用刀刺戳马股，它，狂暴地一纵而起，直立直跳，一路

洒血，冲进无人、阴暗的森林，陷进险恶、绝望的沼地，不能自拔，也无生路。只有树梢的鸟群朝部落的方向飞去，只有枝上的黄叶在秋风里纷纷飘落。他挣扎起来，走几步又跌倒，马，怜爱地舐吮他伤口上污黑的血，听到他只留下一丝微弱的声音。这声音，突然高亢、激昂，成了一支悲愤的歌。他怨自己，恨自己，他用自己最后的一点气力，削去自己的耳朵，为了不让自己再看到它，他用刀挑起来掷得很远很远，因为它听信了敌人。……

等敌人追踪血迹和歌声而来，他已永远闭上眼睛；可是他的枪，他的血依然火热。

如今，竹楼上的歌在唱着岩帅，说在这无月的晚上，他还会在部落中出现，只要他一吼，敌人还要丢盔弃甲。他在那疼心的悔恨之后，更坚强，更有力量。

又是这样无月的晚上，又是什么样的歌啊，悲壮、苍劲，一唱三叹，在歌唱岩帅！

血 祭

骚乱的夜，走夜路的人遭到残匪的伏击。他把同行的伤者背回部落，流血已夺去死者最后的呼吸。

于是，木鼓响了，火把亮了，仇恨填满了明火枪的弹巢，拉紧了阿佤人的弩弓。深夜击起的木鼓声抑闷、低沉，伤了心的声音，嘶哑不成声……

他举起死者的遗体，人们都默默地掉过头去冲向复仇的战场，也是他领着人去寻找敌人伏击的高地。敌人的枪弹向领先的射来，大颗子弹叫他能象英雄一样站立。他爬到敌人跟前，用负伤的手把仍在发射的机枪夺过来举起，抽出来的刀向射手砍去……

刀，滴着仇敌的血，已向死者举起。

木鼓也还在敲……

1957年7月21日于北戴河

冬 晨

我疑是春已来到。

尽管蓓蕾上的霜粉，犹如一滴忧郁的泪含在眼中，象久早后的水久不落下。而大观楼的马车的轮声渐渐来又渐渐去，马蹄叩击着石板路，象更夫急促地敲击着更梆，仿佛是追赶将至的春，一路撒下一串笑声。赶车的女子立在车头用那快乐的声音唱着辛酸的“孟姜女寻夫”，这声音是对悲剧的嘲弄？还是她心底已经找不到过往的悲歌的弦？辛酸的调子在快乐地唱着……

温和的阳光吃力地穿过早上水上的雾，一片淡黄色的光在濛濛的空中散开。沿河的人家不在门口烧煤炉了。主妇从篾箩里抬出一群黄绒球似的雏鸡，它们用那走不稳的脚在旋转，用那单调的“机机”之声，说出它全部的语言。那还蠕动在硬壳里的生物，已用自己的嘴在啄破禁锢自己的包壳，生的跃动正在突破一切禁锢。这小小的生物就是如此来到世上的么？而那些鹅群在水中竄游上来，蹒跚